

心境與環境

慈濟人的環境美學

◆ 撰文 / 何日生

證嚴上人曾說：「用寧靜的心傾聽大地的呼吸。」凡夫們會問，大地呼吸聲聽得見嗎？這自然不是神通廣大，而是心的靜寂，自可以讓人領略涵融大自然的聲息。「蠢動含靈皆有佛性」。這種深度的美感經驗不是一般人能體會領受。因為工業與資本主義社會把我們訓練得耳根不淨，眼視不明。太多的雜音、太多的五光十色讓我們的五官及心識都已麻痺、僵化、呆滯。正如老子所言，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色令人目盲」。這麼多的不同音樂創作及影像圖繪之產出，究竟是帶給人美的感受？抑或是足以扼殺美的鑑賞力。美在於心靈的映照及感通。這只有心靈處在寂靜狀態下才会有此全然的鑑賞力及創造力。

人如果心常隨境轉，那再怎麼美好的意境，也可能瞬時轉為悲醜。

宋朝范仲淹的《岳陽樓記》裡面就充分說明不同的情境如何扭轉一個人的美感經驗：「登斯樓也，則有去國懷鄉，憂讒畏譏，滿目蕭然，感極而悲者矣；若至春和景明，波浪不驚，上下天光，一碧萬頃，而或長煙一空，皓月千里……登斯樓也，則有心曠神怡……

其喜洋洋矣。」情境是會造就一個人的心境，影響一個人美感的經驗。修行者所追求的生命境界是即境離境、不為外緣牽引的靜寂清澄之心靈。

雖然如此，證嚴上人十分強調境教的重要性。讓環境塑造人內心的靜寂清澄。因此環境之設計不以誇張、絢爛為美，而以質樸的灰色與天地和。慈濟的建築強調貼近大地的原色，灰色質樸寬和。證嚴上人早年自己親自設計靜思精舍就以灰色的建築體，白色屋瓦，與大地應和。靜思精舍的屋簷是採略微彎曲往上飛升之勢，這當然與中國之飛簷有近似之處，但中國之飛簷其曲線更大，彎曲朝天之意圖更強，這種設計諭示著天人合一之懷想。而靜思精舍屋簷之設計則較樸實，柔和蜿蜒，與天同而不較，與地和而無取。

在慈濟各式學校的建築中，也預留寬敞穿透的長廊，讓人可以直接看到遠山，這種自由開闊的空間，讓心靈獲致無比的自由。九二一地震之後的希望工程學校一樣採灰色建築體，映在後面綠色高山之間，自有大地與青山無間之感。地上鋪著長長的灰色連鎖磚，讓大地的呼吸與人的

氣息可以相呼應。人字形的入門，象徵著以人為本，天地人相融的胸懷。這是證嚴上人的境教所散發出的情境美學。這美學是「天與人涵融，地與人相攝，人能悠然其間而不害於物。」慈濟未來在一些園區裡也會建造生態池，就是希望人與自然能相蓄相容。

李澤厚先生所著《美的歷程》一書中描述中國建築與西方建築之不同強調：中國式的建築「不是高聳入雲、指向神祕的上蒼之概念。而是平面鋪開、引向現實人間的聯想。」中國的建築不在引導人們探求神祕之穹蒼的空間設計。而是實用於人間，悠遊徜徉的情調設計。平面鋪展開一棟棟連接縱深的房舍，讓人們親臨到人間曲折繁複的現實感。在樓台亭閣、花團錦簇的相間下，人可以在建築體中悠遊、眺望、「可以居，可以行，可以遊」，多重生活的面向，盡在建築體裡完美的呈現鋪展開來。而蜿蜒曲折，繁複變化，柳暗花明，山水小橋將人與自然融為一體。如李澤厚所言，「西方巍峨的建築將人縮變成一個渺小的存在，期盼上帝的垂憐聆聽。西方歌德式，瞬間直觀可以把握的巨大空間感受，但是在東方，建築變成長久漫遊的時間歷程。」

相對於東方水平式平面開展的建築美學，西方垂直式高聳即天的建築觀，慈濟的空間美學介於東西方之間，有其獨特之創意。以花蓮靜思堂為例，靜思

堂外觀是人字形，而內部講經堂天空是一個浩瀚的天際之造型，當燈光驟開，繁星布滿天際，星光耀明，象徵人處在這天地宇宙之間，是一個絕然的存在。這是證嚴上人的宇宙觀表現在建築美學上，不是如傳統中國之無限平面之開展，強調悠遊驚嘆的人間趣味。而宇宙上下四方互為連結成一整體，無上無下，無邊無際，形成一個互動、融合、感通的圓形的宇宙觀。

一如佛陀所陳；眾生的依存也不僅僅局限於地球，宇宙四方廣大無邊都是我們身處的世界。講經堂正面的佛陀灑淨圖，諸佛從宇宙四面八方接續來到地球，要膚慰地球，脫度眾生，這象徵這個世紀的佛教思惟，宇宙穹蒼遍計諸佛，地球作為宇宙的一部分，必須不斷的進化自己，最終達成諸佛所盼望之淨土。然後諸佛菩薩還在不斷的回到娑婆世界，繼續度化一切眾生，終至成佛。這種建築觀非東、非西，非上、非下，非來、非去，無始無終，週而復始，生生不息。正如證嚴上人所說的是一個立體透明的琉璃同心圓。同心圓無始以來，純淨剔透，是人心的初始，亦是最後的歸向。這是慈濟以建築美學具體詮釋展現佛教之宇宙生命觀。



h m y